# 野钓之美

钱续坤

野钓之美,在于能够修心养性。其实钓 鱼是最磨性子的事情,初钓者一般不会揆情 度理,相机行事,大多急不可耐地提竿,火急 火燎地看饵,心浮气躁地挪窝,结果是心里越 急,鱼儿越不上钩。偶尔看见浮漂在轻轻地 移动,就手忙脚乱地猛然起竿,最后空留下湿 漉漉的、水淋淋的遗憾。好不容易钓上一条, 便会手舞足蹈,呼朋唤友,全然没有"一蓑一 笠一扁舟,一丈丝纶一寸钩。一曲高歌一壶 酒,一人独钓一江秋"的雅致与情趣。而真正 的钓者则是双手紧握鱼竿,眼睛盯住浮漂,用 第六感官去体味鱼儿咬钩前的那种犹豫与狡 黠,其上钩也罢,不上钩也好,始终都能平心 静气地面对那微微泛起涟漪的水面,仿佛整 个身心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了,所有的烦恼 与苦闷,此刻都烟消云散,一切的喧嚣与困

惑,此时都踪迹全无,似乎那"闲来垂钓碧溪上",那"斜风细雨不须归",那"驻眼看钩不移手",那"落日桥边系钓舟",都是自己曾经所为,又是现在自己所不为的,这种垂钓的况味,是否已经达到了欧阳修所推崇的境界——"钓翁之意不在鱼"呢?我显然还没有进人忘我之境,但是认为能从滚滚红尘中抽出时间,来钓风钓雨钓春秋,钓山钓水钓天地,享此一乐,足矣!

享此一乐,那是心理感应使然。野钓之美,还在于能给人以唯美的视觉盛宴:初春时吐芽的芦蒿、夏池里绽放的荷莲、秋风中摇曳的芦苇、冬阳下明镜的溪水,哪一样不让人为之怦然心动?以至于我每次选择好钓位,并在打好酒窝之后,都要花上半个小时乃至更长的时间,沿着沟渠塘塥走一走,

看一看,目的无非就是欣赏一下周边无处不有的美景;有时还煞有其事地拿出手机,随意地"咔嚓"几张,再通过微信转发,与朋友们一起愉悦地分享。一般情况下,垂钓时是心无旁骛的,但是钓累了,你不妨站起身子,伸个懒腰,此时你目之所及,是天空的包容,是波光的潋滟,是绿树的倒影;你身之所感,是和风的吹拂,是空气的新鲜,是呼吸的自由。还有什么不能让人释怀,不能让人忘忧呢?你显然就是这幅画的主人,那钓竿就是灵动的画笔,那碧滩就是铺开的宣纸,可以忘情地或"丝垂遥溅水",或"出没风波里",或"垂钓寒江雪"了。

野钓于人挑剔的味觉而言,那也是鲜 美无比的。憨态可掬的鲫鱼,无论是熬汤 还是红烧,那都是菜中的极品;营养丰富的 黄丫,炖上一锅豆腐,筷子与勺子一起上,叫人大快朵颐;用油煎,或者裹上面粉炸了,绝不比肯德基与麦当劳的薯条逊色。如果野钓没有任何收获,其实也不要紧,那渠边的茭白、塘中的莲蓬、塥里的菱角,哪一样不是原生态的?有时索性放下钓竿,到枞树下捡三九菇,到塘埂边铲地心菜,到山场上摘野果子,哪一回会一无所获?心满意足地踏上归途,遇上熟人免不了会炫耀一番,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:"你这哪是野钓呀?你这是吊人家的胃口呢!"

当然,野钓之美远远不止这些,譬如翘首以盼的期待之美、紧张刺激的遛鱼之美、若有所失的遗憾之美、自然豁达的放生之美等等,不是亲身经历,那是切切难以体验到的。

# 诗三首

王 伟

#### 红蜻蜓

不经意回眸 山峦、河流总会避让 风 点亮田垄 一只红蜻蜓 落下飞起 飞起落下 那种忐忑 多像年少时的我 此刻 我们互不打扰 彼此淡漠 顽皮的少年 鬓染秋霜 时间的信物多已衰败 只有你 几经轮回 记得 夕阳种下 金色的栅栏 多想 剪一块阳光 贴在一只小手 给你留下的 那片阴影

#### 想起春天

想起就有些羞愧 南风的小手指 拨弄着窗扉 我还穿着那件旧棉衣 锦囊不知丢在了何处 大雪临门时 备下的一份薄礼 梦里一树新辞 这个季节不断浇水施肥 可她要的是 与一株植物的不谋而合 桃花开了又谢 春天啊 你等了我几生几世 就这样 一次次辜负了你的心意 悬铃木下 看你来了又去

#### 初见的美

云端画笔 彩色人间 以夸父的脚步追赶 太阳的技艺日臻完美 烟雨江南 一张薄薄宣纸 携一泓溪水北上 桃花、杏花、迎春花 绽开的 镜头回放 青草吐绿 斜驰的银白杨 不时的 更换时装 清明后的一桩桩春事 节节后退 初见的美 不在眼睛里

在自己的心里

# 山水行吟(四首)

张伟

#### 黄果飞瀑

且化诗情做长吟。

#### 周庄情思

#### 雨中西湖

### 千户苗寨

# 小巷的记忆

张宏宇

在记忆里,小巷充满着平凡的快乐,给我的童年留下滚烫的记忆。家乡的小巷很窄,两边是高高低低、错错落落的楼房和平房,挤出中间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,延伸着我的乡愁。家乡的小巷很长,铺一路的碎石或石板,那里有过我童年时代的嬉笑,有过我少年时代的初恋,有过我离别它时的留恋。

小巷里总是寂静地,给人一股轻悠、舒适的感觉,在巷中,你可以清晰地听到自己的足音,夏日里偶尔还有昨夜的雨水顺着屋檐而下的嘀嗒声。在细雨飘洒的小巷里漫步,我会不由自主找回尘封的往事,心绪沉浸在悠远的往昔,让我陷入到沉思中。小巷从岁月的深处走苦,让我陷入到沉思中。小巷从岁月的深处走来,岁月凝固在了巷里的每一块青砖乌瓦上,看看那些长满苔藓的老墙,溢出我童年欢歌笑语,时光从小巷飞速地流过,像风一样,无法阻止它行走的脚步。一页页的画面在身旁一闪而过,让我每每品读后,在脑海中描述着那份纯朴的美丽。

记忆中的小巷是一篇最古雅恬静的散文,它总能使小镇的人们,想到远古时候的纤纤少女,悠远的小巷总是躲在僻静的闺房里,不轻意露面,含蓄却有着悠闲贞静的气质。小巷也时常带着热闹与融洽的风味,每逢月夜满天,小巷是人们纳凉的天地,摆满了许多小凳、藤椅,年老的、年少的,坐着躺着享受这如水的月色和凉风的恩惠。家长里短,旧闻逸事,小巷里孕育着很多动听的话题。一巷子的人围成一个大圈,海阔天空的闲侃,侃得不着边际,侃得让人尽兴。当然最热闹的还是当街茶馆酒肆,坐在里面,小巷里的人们品着不太上档次的大众茶,慢慢喝着低档的散酒,悠然自得,别有情趣。

小巷两边挤满住户,屋檐相接,墙边的一牵牛花、紫藤、爬山虎拼命地攀缘而上,给小巷蒙上了层层诗意。在小巷里行走,不需要路牌和方向标,巷内纵横幽深,藤蔓一样,连着一户户小城人家。顺着巷陌,随时可以找到一扇开着的门,小巷里的人家是友好地,每有外人而

至,总会指引着你想到的家门。

明媚的阳光从各个敞开的地方照进来时,小巷便有了立体的感觉,它照亮小巷的每一处细节。翻阅小巷一页页的内容,从小巷的人口进去,随便在哪一处停下脚步,敲开某一扇门,就行了,即便是那些未被阳光照亮的细节,都会在你的面前展露无遗。小巷这一本线装书,在每个过往的行人目光中穿引着。小镇人在小巷里走过了千万遍,然后又走向缤纷的大都市。但小镇人无论走到哪里,小巷都会像一条麻绳缠绕着小镇人们的心,都会把他们的思绪扯回来。

现在的家乡,已今非昔比,小巷之处也已被矗立起高楼所替代,已难寻旧时的痕迹,然而我对它的那份依恋是无法消除的,不仅是因为巷中有我难忘的情怀,更因为它的宁静,温馨和人情味。小巷现如今贴上了时代的商标,铭刻着一种气魄,一种追求,一种创新,但她那浓浓的深情却生动在我的梦里。

# 春风是调色的圣手

马春艳

春天的迷人,迷在一场场醉人的春风。春 风啊,仿佛改天换地的调色圣手,随意按压着 色彩的按钮。春天,无疑是由这双圣手下的 绿、红、粉、洁白等颜色交织而成的。

杨柳依依。经过一冬寂寞的站立,兼 着严寒与冷冻,柳树皮更加粗糙了,形容枯 槁就写在它那皱皱巴巴的皮肤上。这时, 春风机灵着来了。它或紧或慢,或高或 低。这会儿,它就在柳条上呢!柳条儿见 了它,乐得敛开了嘴,跟着它摇啊摇,不一 会儿,绿色就跃上了它的每一寸肌肤。远 远望去,参差披拂的柳条儿仿佛都闪烁着 阵阵青绿呢!

春风习习,古驿站前杨柳青青,此时分别怎不叫人伤感?折柳相送遂成习俗。《诗经·采薇》有"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,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"的句子,宋人也有"春风又绿江南岸,明月何时照我还"的诗文,春风吹绿

了柳枝,也吹走了离人心上愁啊!

一枝梅破腊。梅花,横斜、清逸。隆冬里,阵阵梅香是对春的召唤,否则,俊逸的身影为何那么雅妙,那么如画如春?"土脉阳和动,韶华满眼新。一枝梅破腊,万象渐回春",梅花开了,寒冷退却,淡雅的黄或者轻浅的白跃然枝头,雅致、洁净、明朗,又或者浓烈的红,红梅胜雪更是别样风景呢。于是,盼春的人们走出家门,越来越多地来到公园、田野,与这黄、白、红等颜色亲密相见。

杨柳依依拂人面,梅香阵阵沁人心,那都 是圣手春风的杰作啊!

桃花夭夭。梅花吐露清香后,各种花就再 也耐不住性子了,春风啊乘着这股子劲儿,一股 脑地地将含蕊的花苞统统撵上了枝头,接着花 萼、花瓣,花心,伴着阵阵幽香而来。

乡下,屋前种有两颗小桃树。桃树矮小, 但枝叶繁茂,桃子味道甜美、馨香,深受家人喜 爱。乡里叫它毛桃,因为桃子结成后,缠满了 毛茸茸的小刺。

每到春天,花开得早,在乡下,小桃树是报春第一人呢。它端庄秀丽地站在小土坡上,春风吹呀吹,小桃树被这徐徐暖风吹得晕红了脸颊,摇头晃脑地打着瞌睡,一个机灵,抖落了一地小花瓣,刹那间,灰头土脸的地面也被装点得粉嫩粉嫩的。

桃花花瓣疏朗、清盈,花开的时候绿叶也生出了嫩芽,好像浩荡的春风在同一时刻叫醒了它们,绿叶映衬下桃花更加动人了。桃粉色是女孩最爱的一种颜色,《诗经》里讲,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,对桃花样貌鲜妍的赞美由来已久。在这朵朵繁盛的春色中,圣手春风不着痕迹却妙手迎春,是它,是它将桃花朵朵浅白粉嫩地渐变描画!

是啊,春天是五颜六色的,这只调色的圣手,就是骋巧如剪刀的春风啊!

# 蔷薇花开

赵玉明

暮春,当百花园里的桃花、梨花次第凋谢,枝头结满黄豆粒般大小的青色果子,蔷薇便开始盛装出席。

仿佛一首歌没有前奏,生长在山脚下或田埂边的蔷薇,一坡坡,一丛丛,枝条间青嫩的花蕾,像约好了似的,在节气口令的指挥下,齐齐绽放。

这些盛开的蔷薇,在进行一场场火爆的比赛。它们花开五瓣,每一瓣都倾力舒展,一点也不矜持,仿佛要用尽全身的力气,才能达到怒放的标准,当不辜负这眼前风光。或莹白,或淡粉,或嫣红,千朵万朵,简洁素雅,漫山遍野,如浪似潮。此时的蔷薇,像身陷爱情的少女,不计后果,一簇簇,一团团,开得密不透风。花朵,鼎盛至极往往就是衰败之时,可畏畏缩缩不是蔷薇的性情。

蔷薇有个雅号叫"锦被堆花",也有俗称"买笑",大雅又大俗。这样的称谓,蔷薇并不在意。蔷薇真是聪明的仙子,知道自己其貌不扬,既没有迎春花勤劳,也没有梨花素洁,更没有桃花妖娆,可它自有安排。当金黄的迎春花、洁白的梨花、粉红的桃花依次匆忙登场,蔷薇并不慌张,它静静地破土而出,抽薹、结蕾,开出一坡锦绣。

在我眼里,薔薇更像一位与世无争的隐士。在故乡,从我家六亩田周围放眼望去,方圆五六里全是绿油油的麦地,灌浆的麦苗丰腴饱满,美得像将要出嫁的青春女子。一丛薔薇生长在田埂上,全然不顾四周麦苗的浩荡声势,尽情开放,摇曳生姿,不卑不亢。

薔薇品种众多,但我独爱这乡间的野薔薇。单瓣,杂色,花形虽不耀眼,但那怒放的生命,让人惊叹,让人震憾。有花的地方就有蜜蜂,就连独处在麦海中间的这一丛薔薇,蜜蜂也不辜负。风把花的消息四处传送,蜜蜂接到请柬如期而至。它们不顾旅途飞行的疲劳,来不及歇息,扑在薔薇花上忙碌着。

有一次春游,在郊外,一户人家石砌的围墙,蔷薇宛如瀑布,挤挤簇簇地爬满石墙。在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中,蔷薇开得如火如荼,纯白、浅粉、紫红,恰似江南水乡的女子,温婉端庄又干姿百态,朴实自然又生机勃勃。回城后,忍不住对蔷薇的千般喜爱,便去了花木市场,众里寻她千百度,终于买下一盆,小心翼翼地捧回家,放置在阳台上,尽管远没有那乡间、那庭院里的蔷薇漫坡、满园的壮观气势,但也牵藤扯蔓不失灵气,花香馥郁,令人神清气爽,心情舒畅。

薔薇有香气,水有灵魂,有水之地,格局大不同。一丛蔷薇长在河边,别有风雅况味。那年回故乡,后山坡前的小河堤边有一丛蔷薇。太阳温润地照在水面,河堤上的那丛蔷薇开得蓬蓬勃勃,影子映入水中,仿佛少女对镜梳妆,娴静温婉,惹人爱怜。夜里,听着窗外渐沥雨声,心里牵挂着河堤边的那丛蔷薇。第二天清晨,我特意到河边,雨后的蔷薇,披头散发,零乱不堪,让人怜惜不已。南北朝江洪诗曰:"不摇香已乱,无风花自飞。"这些柔嫩的蔷薇,哪里敌得过阵阵风雨?然而,纵然是凋谢,纵然是飘落,蔷薇又何惧风雨?此时,一缕风吹来,花瓣纷纷扬扬,像落雨像飘雪,洒满河面,随波流逝。"花自飘零水自流",不是哀婉和叹息,而是淡定和从容。时间的河里,蔷薇只是匆匆过客。蔷薇的凋谢,如同它的绽放,声势浩大,惊心动魄,而又悄无声息。

蔷薇的一生慷慨豪迈,从轰轰烈烈的开放,到一夜之间凋残,迅猛而决绝,没有一声叹惜。暮春,蔷薇是一场盛大的给予,舍得,也弃得。

# 雨落黄昏后

谭丁录

雨是人间的精灵,飘然而来,倏尔离去,从来不打招呼,也不留恋人情。来时急促,去时舒缓,时而忧伤,时而欢快。急时如铁戈铮鸣,号角连营;缓时如轻歌曼舞,婀娜有声。雨就是一名豪放的侠女,仗剑在天地间独闯天涯,忠肝义胆而又有侠骨柔情。

春日的黄昏,心情慵懒的我,伫立于窗前,透过薄薄的窗纱,望着天地间一片苍茫。雨淅淅沥沥地下着,在天与地之间拉开一道帷幕。这些天被疫情囚禁了脚步,多日不曾出门,二个多月的等待,生计难料。想着昂贵的房租和遥遥无期的复课,国内外的疫情变幻莫测,心中难免会有些隐忧。此时的雨正符合我的心境,千丝万缕,绵长无绪。

黄昏的雨,不禁让我想起宋代李弥逊的诗句:小雨丝丝欲网春,落花狼藉近黄昏。诗人被罢官降职,门庭冷落,望着门前小雨丝丝,绵密轻飏,眼前落花狼藉满地,天色黯淡,已近黄昏,心绪全无,摇头叹息自掩家门。诗意中的无奈与惆怅荡漾在春日无边的黄昏里,像这细雨,如诉如泣,如怨如慕。

俯瞰窗外的世界,街道两旁挺拔苍翠的行道树,绿色繁茂的树冠被雨水洗得愈发清亮,在黄昏的灯光下,反射着光线而熠熠生辉。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绿化带,在雨中静默着,饱满的叶子沾着雨露,滴滴清圆。草坪上铺满了碧绿的绒毯,不知名的小花朵像碧天里的小星星般眨着眼,如一匹柔软的锦缎向前方延伸。华灯初上,霓虹闪烁,这城市的烟火在雨雾中变得朦胧而神秘,像一幅绝美的画。

雨在黄昏时下着,滋润着万物,尽着自己的本色,完成雨的使命,把天间的一切完美地笼罩在神话的世界里。黄昏的雨把天地间"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"的浪漫,换成了"楼高映步拖金缕。香湿黄昏雨"的诗情画意。此时的天空将暗未黑,朦胧的夜光下尽是行人匆匆的脚步。远处有一个袅娜的背影,紫色的裙子在微风中轻扬,撑着花雨伞在雨中踟蹰,让我想起雨巷中的丁香姑娘,有着淡淡的忧伤与惆怅。黄昏意味着黑夜即将来临,但我相信姑娘的心中是没有黑夜的,她是在等待一场浪漫的约会。

黄昏的雨浪漫而有诗意,孕育着众多美好的事物,洗涤着世俗的心灵。此时的雨绵长柔软,却给我蓄积着力量。我想:病毒再厉害也敌不过坚强的白衣天使,黑暗再可怕也熬不过我们澄明的内心。心中有一束光,就不会害怕黑暗,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,我们总能战胜自我,跨过崎岖的高山,渡过湍急的河流。

责任编辑:**刘福申** 版式设计:**蔡秀凤** 电子邮箱:hljliufushen@163.com